

武夷新语

## 谁愿花钱买批评

□汪金友

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相信大家读过。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写这首词的时候,辛弃疾已经64岁了。他以复国为志,功业自许,但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直到晋见宋宁宗之后,才得以重用,获赐金带,并出任镇江知府。1204年3月,辛弃疾兴致勃勃来到镇江,在登临京口北固亭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

几天后,辛弃疾在请人吃饭时,让歌女演唱了自己创作的这首新词。在座者无不拍手称赞,说这首词完美无缺,至善至美。辛弃疾一听,前有李白、杜甫,近有苏东坡、欧阳修,后边还会

有很多新秀,怎么能说“完美无缺”“至善至美”呢?客之美我者,有求于我;下之美我者,有畏于我。我可不能被他们“捧杀”。

于是,辛弃疾站起来说:“人无完人,文无完文。只要是作品,就会有缺陷。我衷心希望大家能给我找出这首词的不足。谁要能够指出其中的毛病,我不仅要亲自敬酒三杯,而且还要赠其100两纹银。”

“真的吗?给100两银子?”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话绝对算数!”

这时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众人一看,不是别人,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岳珂也是一位文人,当时任镇江府户部大军的承务郎,只是个九品官。

岳珂说:“我不是为了银子,但辛弃疾大人非让大家挑毛病,我就说一点这

首词的美中不足,那就是词中用的典故太多。知道的人还好,而读书少的人,理解起来会非常吃力。”

辛弃疾一听,脸立刻就有点红。心里一想,对呀,“不尽长江滚滚流”,借用的是杜甫《登高》中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天下英雄谁敌手”,借用的是《三国志》中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生子当如孙仲谋”,借用的也是《三国志》中曹操的慨叹。

辛弃疾当即表示,岳珂指出的毛病确实存在。从此以后,自己写诗作词,一定要少用典故,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说着,他让人拿出纹银100两,执意送给岳珂。在场众人则拍手叫好,一为岳珂的敢于批评,二为辛弃疾的勇于接受批评。

后来,岳珂把这段故事,记在了自己所撰的《程史》中。

由此想起一件事情,前不久,某公邀请了40多人,召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到那一看,共有60多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未曾发表。作者找了一个境外书号,辑印成册。其作品质量,堪称五流或者六流。但几十个与会者,不但没有一句批评,反而极尽溢美之词,什么“高屋建瓴”“妙笔生花”“振聋发聩”“力透纸背”等,让作者忘乎所以,感觉自己真的是“一流作家”。为什么呢?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人家花钱请你吃好吃好住好玩,不就是为了听几句好话吗?

因为没人愿意听批评,所以批评越来越来少。好的说好,不好的也说好。致使很多读者,分不清什么样的作品好,什么样的作品不好。也致使很多写得不好的作者,混到了“名家”和“大师”的行列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把文学创作的路都带偏了。



游目骋怀

## 岭上流芳

□陈振元

心中住着一条岭,是皇谷岭。它位于安溪县龙涓乡内灶村的千年古刹凤山岩右侧,因通往南宋遗迹皇谷岩(护国岩)而得名。

迈出佛香萦紫的凤山岩大殿,肚子已宛如香炉。缓缓吐出一口,香气袅袅飘散。右转过“憩室”,穿“逸亭”,沿着石砌台阶,拾级而上,进入皇谷岭。岭长二三里,以森林为界分前后两段,风光各异,皆成胜景。

站在岭前,俯视四方,层峦叠翠,千里一色;仰观凤山,挺拔俊秀,林深似海,而白岭逶迤,渐远渐细,如草蛇灰线,匍匐前行,消失在茂林深处。

步入前岭,举步攀登,岭先缓后陡。阶面有宽有窄,宽的一米多,窄的一尺多,由小小的山石铺砌而成。山石形状各异,随势赋形,巧妙相嵌,那一丝丝的石缝就如地面装修特意留出的美缝。石色黑白为主,褐色、灰色、暗黄色点缀其间。斑斓的阶面与路旁的野花野草相融,富有山村野趣。岭左边的沟涧里白水潺潺,似古弦轻弹,音清韵柔,纯净得如凤山岩中播放的梵音《莲花处处开》。涧水脉脉地汇入凤山岩前洁净而神秘的莲池,池中小荷袅袅,随风飘举。

然而,一路前行,最惹眼的是两旁蔓延无际的茶园。一片片,一畦畦,一坡坡,随岗峦高低起伏,恰似绿浪奔涌,一浪接一浪,目不暇接。俗话说:“清明见芽,谷雨见茶。”谷雨一过,新叶初开,嫩得就如婴儿刚刚舒张的小手,散发着一股鲜嫩的味道,让人忍不住要轻轻地咬她一口。于是采摘一片嫩叶放在嘴里慢慢咀嚼,青涩过后是香甜,慢慢下咽,喉咙一阵

在月下不住摇晃  
横七竖八的石柱,倾斜  
在此时,也显得惊魂未定我站在花的第一视角  
落下。随风从晃动的枝丫上你将看到,一座花园  
当我的血液暴露  
在空气中。它便被我所构造  
你可以透过某种事物看到它蜿蜒而曲折的  
像座迷宫。没有呼吸  
也同样没有名字你探索于其中,追寻  
一朵花的秘密  
当我躯体落下,当我死去  
那时,我才真正属于大地

## 独自面临黑夜延伸的时刻

同样在街灯映射的大道  
今夜显得不同。在以往  
它属于两个人。大桥两边  
一排桥柱拥有同样的莲花纹路熟悉的场景。我们  
曾以对方的名字命名它  
在独自面临黑夜延伸的时刻  
我的怀疑,甚至建立在  
每片随风而下的树叶上同样的房间,被子包裹身体  
温暖外充斥着空调的冷气也许,在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的身边一直躺着一个人  
但他突然消失在某个无声的夏夜

## 看窗子的人

看窗子的人  
看着山那边的阴天

清爽,鼻腔徐徐飘出一缕缕青鲜味,让人欲罢不能。茶园的田边地头分布着一些千奇百怪的石头,或壮如黑牛,或憨似黑猪,或平如笏笏,或险如巨斧。“世界上有许多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诚哉,斯言!这些石头既增加了风景的内容,还使得修剪平整的茶园陡增立体感。而且,石头上可供茶女休憩,可让鸟雀驻足,这又点破了茶园的寂寞,使得画面灵动而鲜活。

在这茶叶旺季,许多戴着大斗笠的采茶女低首俯身、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茶园里。或独自一人挥动如剪的双手,快速采茶,一心三叶;或二人相对,头碰头地低声细语,慢挑细捻;或三五成群,大声谈笑,手手不落空。

若是近午,还可以不时碰上挑着茶青,颤颤悠悠地往下走的茶农。在艳阳高照的日子,茶青还未到身前,就能闻到幽幽的兰花香、丝丝的青草果味,或者不知名的花果香。奇妙吧,这就是优质铁观音茶青的味道。茶叶采摘下来后,没有马上送回家,暴露在阳光下,正好晒青,而人挑着茶青走,上上下下,摇摇晃晃,就有摇青的效果,于是铁观音茶青开始发酵,芬芳的香气逸出了。贪婪地吮吸着这种神奇植物的馈赠,口中生津,一泡优质的铁观音可立而待之了。

擦擦额头的汗,不经意间,茶园已尽,深林在眼前了。登上台阶,走进深林,林荫盖地,黄叶铺阶,清凉之气如秋雨,丝丝缕缕,敷上肌肤,浸润全身。一股股新鲜的花草气味环绕周身,春天随身而动。再上数十个台阶,可见一段陡坡,一片杉林,林木疏朗,杉针垂地,正与阳光嬉戏。仰望高耸入云的杉木,树顶的枝条印在蓝天上,似飘在大海上的风帆,风起帆行,却心似游子,总也不愿远行。

杉林尽头的岭头有一块如假山的巨石,是天然的观景台。攀上巨石,俯视茶园,茶园如绿海,绿海上散落着忽隐忽现的珊瑚礁,礁边似有游鱼穿梭,细细一看,原来那是星星点点的黄油笠和来来往往的运茶男。五月的艳阳下,深山里,还有比这更美的画面吗?

新人新作

## 花园

(外二首)

□谢浩程

浓密,淡墨翻浪  
落下泪滴看窗子的人  
待在屋子里  
雨向他普及下降的形象  
空中是闪电飞驰的舞剧看窗子的人  
就站在雨里  
雨  
打湿衬衣看窗子的人  
在窗子里  
倾听着那些关于秋天的消息

5月新人 谢浩程,2006年生,漳州南靖人,现为南靖一中学生,作品散见于报刊。该文为新作之四。

诗路花语

## 风自故乡来

(外一首)

□林霖

耐心的风  
在每一个人的膝盖上做窝  
也包括那一张  
倚墙而立几乎从来就没有  
挪动过的八仙桌  
它有四条长短不一的腿  
必须用被风从屋顶上  
刮下来的碎瓦片垫住  
才能将一碗带着母亲体温  
的水,尽可能地放平一张呆头呆脑的小板凳  
曾经坐过几代人  
浑身沾满烟熏火燎的痕迹  
以及背对着我们迎风而坐的  
母亲一次又一次悄悄抹下的  
汗水和泪水后来面目全非的它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踪了  
我们都忽略了它也长着  
风一样强劲有力的脚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风  
院子里那一块四平八稳的大青石  
只好用厚厚的泥土把腿  
埋得严严实实  
再大的风也休想撼动它  
夏夜幽远的星空下  
我们围着它  
风一样大大咧咧地解开衣扣  
有时候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  
有时候又一起陷入  
莫名的沉默

还有门前那一棵躬着背,在风中

已经站立了上百年的老榕树  
去年刚被一场罕见的台风  
卸去一只胳膊  
依然咬紧牙关挺立着  
死死绊住风的脚  
而风还是不紧不慢地扭过头来  
沿着它的脖子一口一口灌进去  
使它始终像一张越绷越紧的弓

## 阿姐水

当被磨得起了毛的木桶  
斜倾着身子缓缓没入河水中  
平静的水面突然  
有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整条河的水一下子聚拢过来  
前呼后拥着一起涌进桶里只比木桶略高一些的大姐  
把齐腰长的辫子甩向身后  
咬着牙,将两桶不安分的水  
小心翼翼掂上肩  
几乎是踮着脚  
一路歪歪斜斜  
走在开花的田埂上桶里的水也跟着踮起脚  
左冲右突,不停地晃动起来  
仿佛还在波光闪烁的河里  
无拘无束地流淌着  
泛起经久不息的涟漪日浮月沉,寒来暑往  
缸里的水涨了又落  
落了又涨  
却从来没有干涸过直到出嫁前一天  
倒完最后一桶水  
郑重其事的大姐  
将两条黑猪白肚几乎长得  
一模一样的小鲫鱼慢慢  
放入清可照人的水缸中  
贴着大红喜字的那对  
空荡荡的木桶连同无精打采  
斜搭着的扁担  
默默呆立在一旁,一脸  
手足无措的样子

心灵驿站

## 风过树梢

□周而兴

轻柔的风拂过林立的楼宇、高大的榕树,街市车水马龙,行色匆匆,我如都市人潮中的旁观者,恍惚自己离风很远。久居他乡,总在梦中盘点海风里的生长史。

海峡风大。当你的脚尖刚刚踏上台湾海峡西岸的平潭岛,海风便扑面迎来寒暄,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才得以站稳。这是股勤的海风给旅人留下的最初的海岛印记。

“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正如古老的民谣所描述,平潭岛是海风最眷顾的地方。我从小在平潭岛海边长大,常年与海风耳鬓厮磨,对于海风的习性与对海岛植物的影响印象深刻。

当越冬回归的海鸥带来春的消息,从西太平洋吹来的季风便接踵而来,热情且带有几分咸湿。然后,这阵和煦的海风在春夏季节里短暂兜转,旋即转为秋冬强悍的东北风或西北风。

平潭岛风大地瘠,不宜生长娇花贵树。然而,木麻黄不惧风沙贫瘠,不追逐田地,不贪念阳光,也不需要浇灌施肥,只要有一点土壤与水分,就会顽强扎根成长,生生不息。岛上处处有她的

影子,海滩、村庄、旷野,一片片、一排排苍翠的木麻黄,她们或粗或细,或高或矮,或挨或挤,郁郁葱葱,苍劲挺拔。

潮起潮落,流年似水。许多往事宛如日历般一页页翻过。但是,平潭岛的木麻黄刚直顽强之秉性,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丰盈,却萦怀于我这个游子心中……

初春,湿润的海风吹拂,田地里的青苗渐渐伸展着嫩芽。木麻黄却已披上透着精气的绿衣,高昂笔直地站在田埂上,如战士般护卫着稚嫩的庄稼。炎热的夏天,木麻黄长满了绿油油的枝叶,郁郁葱葱。

夏秋之际,从太平洋刮起的台风扑向平潭岛。海风呼啸中,房前屋后一片狼藉,许多花木残躯断臂,木麻黄的树枝落叶飘洒满地。台风过后,我们给稍显稀疏的木麻黄修复整理弯折不断的树枝。几天后,木麻黄便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到了冬季,木麻黄枯叶寂寥成了她的主色调。泛黄的针叶随着海风吹拂,纷纷地从天空飘落下来,地上积起一层厚厚的、软茸茸的木麻黄针叶。早年这是海岛小孩“耙草”的旺季。放学后,我

们背着大箩筐,手里拿着“耙梳”去耙拢枯枝落叶,充作烧饭的燃料。彼时,为了耙拾更多,天刚麻麻亮,我们就拿起“耙梳”,沿着村边的长江澳沙滩,行走半个多小时到芦洋埔北侧的木麻黄树林丛中“耙草”。中午,当看到君山上的村庄飘起袅袅炊烟时,将耙拢的枯叶扎成两捆,用“耙梳”把柄作为扁担挑回。回家的路上,虽然肩上压着沉甸甸的担子,心里却洋溢着劳动收获的喜悦。

季节轮回,长风如歌。木麻黄在春风里成长,在夏阳下茂盛,在秋风中挺拔,在冬寒里顽强成长。我沐浴着海风,在木麻黄树下度过了欢乐而苦涩的少年时光,高中毕业后告别了木麻黄,告别了家乡来到福州学习工作。

都市里,街头巷尾有着绿荫如盖的榕树,婀娜多姿的杨柳,还有姹紫嫣红的花卉。睽别木麻黄树,心头不时涌上淡淡的愁绪……

如今,岛上高耸着许多风车,原先我行我素的海风,终于乖乖地顺应了人们的意志,不觉疲倦地吹动着风车,源源不断地输出绿色高效的风电。早年海岛上的土火灶、风箱,已经沾满经年的风尘封存在古厝的角落,乡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的景象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海岛小孩“耙草”的往事也已渐行渐远。

海岛的道路变宽了,路边各种花木也比以前多了。但是,每次回到故乡,最入眼的还是那些朴实无华的木麻黄。木麻黄始终不离不弃,她伴随着海风与错落有致的石厝已经成为忠实的伙伴,她们一静一动,形影相随,默默地装饰着村庄,给海岛增添了灵动与美丽。

风过树梢,时节如流。

